

魏微 十三篇

魏微 著

非外借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魏微十三篇

魏微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微十三篇 / 魏微著.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302-1826-6

I. ①魏… II. ①魏…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5368 号

魏微十三篇

WEIWEI SHISAN PIAN

魏 微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19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826-6
定 价 43.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乔治和一本书 / 1

在明孝陵乘凉 / 9

情感一种 / 24

十月五日之风雨大作 / 77

储小宝 / 94

乡村、穷亲戚和爱情 / 120

大老郑的女人 / 155

石头的暑假 / 187

化妆 / 203

姊妹 / 232

家道 / 261

姐姐 / 303

胡文青传 / 321

乔治和一本书

呵，成为他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个自我！

特丽莎突然问：“照点裸体的怎么样？”

“裸体照？”萨宾娜笑了。

“是的，”特丽莎更加大胆地重复了她的建议，“裸体的。”

“那得喝酒。”萨宾娜把酒瓶打开了。

萨宾娜花了一点时间把自己的浴衣完全脱掉，又花了几分钟在特丽莎面前摆弄姿势，然后她向特丽莎走去，说：“现在该我给你拍了。脱！”

萨宾娜多次从托马斯那里听到命令，“脱！”这已深刻在她的记忆里。现在，托马斯的情人向托马斯的妻子发出了托马斯式的命令，两个女人被同一个有魔力的字连在了一起。这就是托马斯的方式，不是去抚摸对方，向对方献媚，或恳求对方，他是发出命令，使他与一个女人的纯真谈话突然转向性爱，突如其来，

出人意料，甚至带有权威的口气。

他也常常用这种方式对待妻子特丽莎，她从未拒绝过。现在她听到了这个命令，她燃起了更为强烈的服从欲望。顺从一个陌生人的指令，这本身就是一种疯狂。

——摘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

他在燕园附近有一套私房，是十几年前购置的。三十五岁，单身，肥胖，肉感（他自己说是性感，粗犷中带有清秀）。生活已完全北京化。

其实他是香港人，叫乔治。他在北京交游甚广，臭名昭著，即使在自由随便的文化圈内也是声名狼藉。他是香港某杂志的头号负责人，P大的访问学者，一个花花公子。

他常在自己的寓所开“Party”，被邀请的多是燕园的女生，有集体被邀的，也有个人。她们年轻、可爱、特别。最主要的，她们很现代。

乔治记得是在八八年的秋天，他在圆明园认识了外语系的漂

亮女生佳妮。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他众多女友中最别具一格的一个。她让人难以忘怀。

他们互留了地址。乔治约会她：“我住在P大西门，往左拐200米，有一座红楼——”

佳妮轻轻地笑起来，摇头说道：“这不好，我要你来接我。”

晚饭时，乔治在女生楼的窗下喊她。他仰着头，看见站在窗口的佳妮和蓝天底下的一群鸽子，灰色的楼房，阴影，枯树的剪影。

乔治甚至看见了自己，孩子气地仰着头，久久地吹着呼哨。

乔治的房间里有很多书。他拿来英文版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问佳妮：“你看过没有？”

佳妮摇摇头。

乔治轻轻念上一段。他的英文发音异常标准，鼻音很重，像个地道的英国绅士。有时候他会耍噱头，在个别音节上会露出马脚，佳妮欢喜地纠正了。

乔治给她介绍这本书的作者和时代背景，又说了些国外文学的现时状态。然后，他把书翻到中间的某页，也就是本章开头笔者引用的那一段，念了起来：

这就是托马斯的方式，不是去抚摸对方，向对方献媚，或恳求对方，他是发出命令，使他与一位女人的纯真谈话突然转向性爱。

乔治停了一下，看着佳妮。佳妮不知所措地瞪着他。

乔治又念道：

呵，成为他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个自我！……萨宾娜花了一点时间把自己的浴衣完全脱掉，又花了几分钟在特丽莎面前摆弄姿势，然后她向特丽莎走去，说：“现在该我给你拍了。脱！”

佳妮羞赧地笑起来。

托马斯常常用这种方式对待她们两个。现在，托马斯的情人向托马斯的妻子发出了托马斯式的命令，两个女人被同一个有魔力的字连在了一起……顺从一个陌生人的指令，这本身就是一种疯狂。

念完了，两个人站了起来，好久没有说话。唱机上淌着德彪西的音乐，柔软的坐垫，高脚酒杯，香槟酒，虽是北京城的夜晚，也像。

乔治说：“现在该我说了。脱！”这次他说的是中国话，温和而坚定，甚至带有权威的口气。

他从佳妮的眼里看到了特丽莎式崇拜的神情。这神情，从他屋里穿过的每个女人都有。

乔治给我讲起这个故事是在七年后，那时我在P大中文系念大三。

我们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乔治置杨于不顾（杨是我的男友），一连请我跳了三支曲子。乔治骨节粗大，肩胸宽阔。喜欢插科打诨，反应灵敏，是个轻浮之徒。那时他的身体渐趋发福，是肥胖的、中年人的身躯。他喜欢孩子气地仰着头，气宇轩昂地走路，说话，行事……毋庸置疑，他吸引了我。我想，他有点像过去时代的“老式”少年，鲁莽不失单纯。

就像七年前的佳妮一样，我被乔治带到了他的房间里。

我看见在他的床头放了一本相册，里面有他和众多显赫人物的合影。这正是乔治的可爱，他甚至不知难为情。他喜欢粗俗的炫耀，直来直去，不会拐弯。他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他坐在我对面，拉着我的手。我看见了 he 那双纵欲过度的眼睛，眼睑下塌，有一些老态。

我们就这样坐等了两个小时。我是说“等”……真有点难以启齿。您知道乔治是干什么的，他把我带到他的房间来，又是晚上，拉着我的手一直从八点坐到十点……底下轮到我不安了。

乔治也有点不安。他那晚异常腼腆，拉着我的手时，我发觉他的

身体竟在颤抖。我吃惊地看着他，问：“乔治，发生了什么事？”

乔治并不说话。他张着嘴巴看着我，有点犹豫。

又坐了一会儿，我站起身来说：“那我回去了，你不送送我吗？”

乔治把我推到墙角，他畏畏缩缩地圈住我。我看见了眼睛，那是一双热情和胆怯的眼睛。是的，他想和我亲热，但是不知该怎么做。

乔治终于放弃了他的努力，老实说：“我弄丢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译本的倒是有，可是我念不出来。”

他抑郁地搓着手，有些手足无措。

我问：“这是件重大的事情吗？”他说“是的”，他现在简直不知该怎么办了。

他又一次给我讲佳妮的故事，讲起七年前的那个晚上，那本书。这一次他讲得非常细致，我突然明白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男人如何去勾引女人的故事，这故事讲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乔治用书去勾引女人，事实上，这样的伎俩在佳妮以前，和佳妮以后他一直惯用。他用得熟能生巧，没一次失手。

乔治告诉我说，书中的不少字句他还能记得。现在他只能背了。

他断断续续地背道：

这是托马斯的方式，他不是去抚摸对方，他是发出命令，使他与一个女人的纯真谈话突然转向性爱。现在，托马斯的情人向托马斯的妻子发出了托马斯式的命令：“脱！”

乔治背到这儿狐疑地膘了我一眼，近乎恳求。他神色慌张，声音粗鄙，整个人近乎下流了。我一下子讨厌他了。

我说：“这是个相当糟糕的方式。你再也找不回那本书了吗？”

乔治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说：“一直在找，让我再想想办法。总会有办法的。”

看得出乔治那晚一直在讨好我。冲了凉以后，他似乎恢复了些信心。脸上又有了专横的神气。

我们说了一些闲话。我频频地看手表，示意这样的谈话可以结束了，我想回校。乔治不由分说把我的手表扔到了窗外，接着把自己的手表也扔了出去，说：“这样就没有时间了。”

我起身想离开，乔治一把拉住我靠近他的脸部。我闻到了他咻咻的气息。一种男性荷尔蒙气息。我厌恶至极。

我挺直了腰杆，正色说道：“你想干什么，你想强迫我吗？”

“我本来没想，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他把我逼到墙

角，脸上有惶恐之色。

我冷笑道：“你怕了吗？你害怕什么？你的那本英文小说丢了，你整个人早就完了。你垮了。哈哈哈……”我不顾一切地疯笑起来。

乔治松开了他勒住了我的手。这个可怜的家伙脸色苍白，眼睛发愣。半晌，他哆嗦着嘴唇说道：“你知道吗，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想跟你做爱。”

“可惜你丢了那本书，你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的，”乔治说，“你走吧。一切越来越不像了。”

我抬脚跨到门外，信步来到大街上，然后疯跑起来。

我万没有想到，这个著名恶棍会败在我的手下，他受伤了，异常孱弱。其时我二十岁，和杨有过两次欢爱，但并不热衷。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非常糟糕），从那天晚上开始，我爱上他了。

1996年 南京

在明孝陵乘凉

好多年前，小芙的父母还是南京明孝陵管理处的职工。明孝陵是明代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坐落在南京东郊，经过六百年的风吹雨打，早已破落。在南京，这样的地方总是很多。南京有的是破城墙，不知哪朝哪代。身穿超短裙的少女从城墙下跑过时，回过头去总免不了要吃惊和惶然的。拾荒者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巷捡到了一片瓦片，有考古癖的人总忘不了要提醒他，这也许是南朝某达官显贵人家的一块飞檐。

当然最让南京留名的还是妓女。这过去六朝积累了几千年的性传统，曾一度地代表着这个城市的品格：自由和繁华。它的声色犬马就是它的温暖。

然而，就是这个曾以养育妓女著称的城市，在小芙童年的记忆里，已褪色得毫无淫荡生气。这是个毫无个性的城市，丢失了自身的存在，变得没有情欲。整个城市是灰色的，像漫长的、看

不见希望的童年。天气还是无边无际的热。

那年夏天，小芙和哥哥炯、女友百合去父母的单位明孝陵乘凉。炯那年十五岁，是高一年级的学生，懂得很多史实。他告诉两个女孩，明孝陵是明代第一位君主朱元璋的陵墓；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明永乐以后，十三位明代皇帝环葬于北京昌平区北，故称十三陵。所以南京北京原是骨肉相亲的一家。

炯继续说，这里是一个丰富流丽的地下世界，有长明灯，拱形门，汉白玉雕，凤冠和瓷器。

“那里头还会有人吗？”小芙问。

“当然有。是皇帝的尸骨。”

“我是说女人？”

炯想了一下，突然轻声笑了两下。他支吾着，含混不清地说：“也许有吧。她们是娘娘和后妃。”

“后妃是什么？”

“后妃就是小老婆。”小芙的哥哥说。说这话时他们已站在四方城上，那天天气酷热，四方城上没有遮拦。小芙扒着砖墙，头一个劲地往城下勾。当哥哥说到“小老婆”时，小芙的心不由得紧了一下，有冷水初触皮肤的那种收缩感。远处是无边的密密匝匝的蝉鸣，一点一点朝她身上爬过来。她的身上起了痱子，蝉鸣一样的痱子密密匝匝地占领了全身。

一种不可言传、微妙而紧张的情绪笼罩了她。她又细声细气地问炯：

“是不是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资本家的小老婆？”——她的眼前浮现了旧影片中揭露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生活的那类经典场景：浓妆艳抹、妖媚淫荡的姨太太缓缓地向她走来。那个女人什么也没做，她只是走着，摆动着腰肢、抛出媚眼，含混地笑了一声。底下的孩子们便有些坐不住了，男孩和女孩的手心都出了汗，有些攥不紧。

炯不屑地说：“她们跟资本家的小老婆可不一样。她们都是美丽、聪明而又残忍的精灵。可惜都死了。从前一个皇帝能有几百上千个后妃呢，娘娘只有一个。”

小芙想象不出资本家的小老婆和皇帝的后妃有什么不同，她们都是女人，她们的一生始终与某个男人挂在一起。她们是那曲线般身体的主人。小芙那年十二岁，她的胸脯最近一个月渐渐地肿起来，开出花苞，有些疼。小芙最大的理想，既不是做少先队员，三好学生，也不是当医生或农民，她最大的理想是做一个女人，拥有那曲线般的身体，做那身体的主人。

小芙问：“是不是明代所有的皇帝都有几百个妃子？”

炯说，不单是明代，所有的封建王朝都这样，但是明代更堕落一些。

他想了一会儿，又正色说道：整个明代是一个大时代，有着浮面的、流光溢彩的肮脏和堕落。而它的内质则是干净明了的深刻，因为这是产生“爱情”的时代，无论是大爱情还是小爱情，已经发展到了“全民皆谈情”的下流地步。炯说，这才叫博大精深。

小芙艳羡地说：“是呀，博大精深。”

小芙想她哥哥一定爱上了百合，只有爱情才会叫人变得那样深刻。百合和小芙同龄，她是个美丽的女孩子，吊梢眉，喜欢斜着眼睛看人。不知怎的，小芙有些不快。

小芙转过身体，她看着四方城外浓荫遮蔽的陵墓，她还看见浓荫之外的城市，在太阳下散出热气。

小芙指给炯看远处的楼房，她说：“灰的，第五层，是我们家。”

炯继续沉浸在旷古的沉思中，他叹息道：“这原来是个可爱的城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辽远，很伤感。“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多少故事。城市的空气里有脂粉的香味。女人们很漂亮。有很多物质。”

小芙困惑地点着头，说：“秦淮河的水是香的，女人们淌的汗也是香的。”

炯笑了起来，他觉得小芙有些懂了。

小芙就是从这时起，决定做一个与古代精神一脉相承的女人。站在那烈日当空的背景前，古代的南京渐渐地活了过来。那

些死去的男人和女人们，鲜活华美饱满的生命、爱情，苏醒了。小芙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她倒退着往回走，倒退着成了一个女人。

那年夏天，那几分钟里，小芙的哥哥，十五岁的男孩炯的一席光怪陆离的思想彻底打动了小芙。她站在四方城的毒阳底下，古代的陵墓为她开启了一扇门，她感觉脚底生津，阵阵凉意突发而起。那个现实的南京城渐渐地远去了。古代的琉璃世界来到她面前。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到处都有错综复杂的从前的影子，到处都会有暗示和启迪。谁说不是呢？

二

那年夏天，“火炉”南京的最高气温达到43摄氏度，是几十年来的最高峰。整个城市被晒蔫了，到处充满着汗臭味，柏油、青草和空气的焦味，路踩在脚下变得稀软，轻飘。街上人迹稀少。在城市的背后，偶尔会听见人微弱的喘息，闻得见死亡、落日和腐朽的气息。在白金阳光里，到处是荒凉。

那是八十年代初，“文革”已经结束了，全民性的改革还没有开始。整个城市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青黄不接的潜伏时期。女人们穿着素朴，看不出是公的还是母的。不多的“文革”时代